

目 录

- 一門三代“吸血虫”
 一戶炭家千戶穷…………… (1)
层层剝削比网密
 万家辛勞全落空…………… (8)
仗勢杀人“活閻王”
 无辜农民遭災殃…………… (21)
地主荒淫丑事多
 农民辛酸泪成河…………… (27)
牢记阶级恨
 不忘父兄仇…………… (35)

(A692/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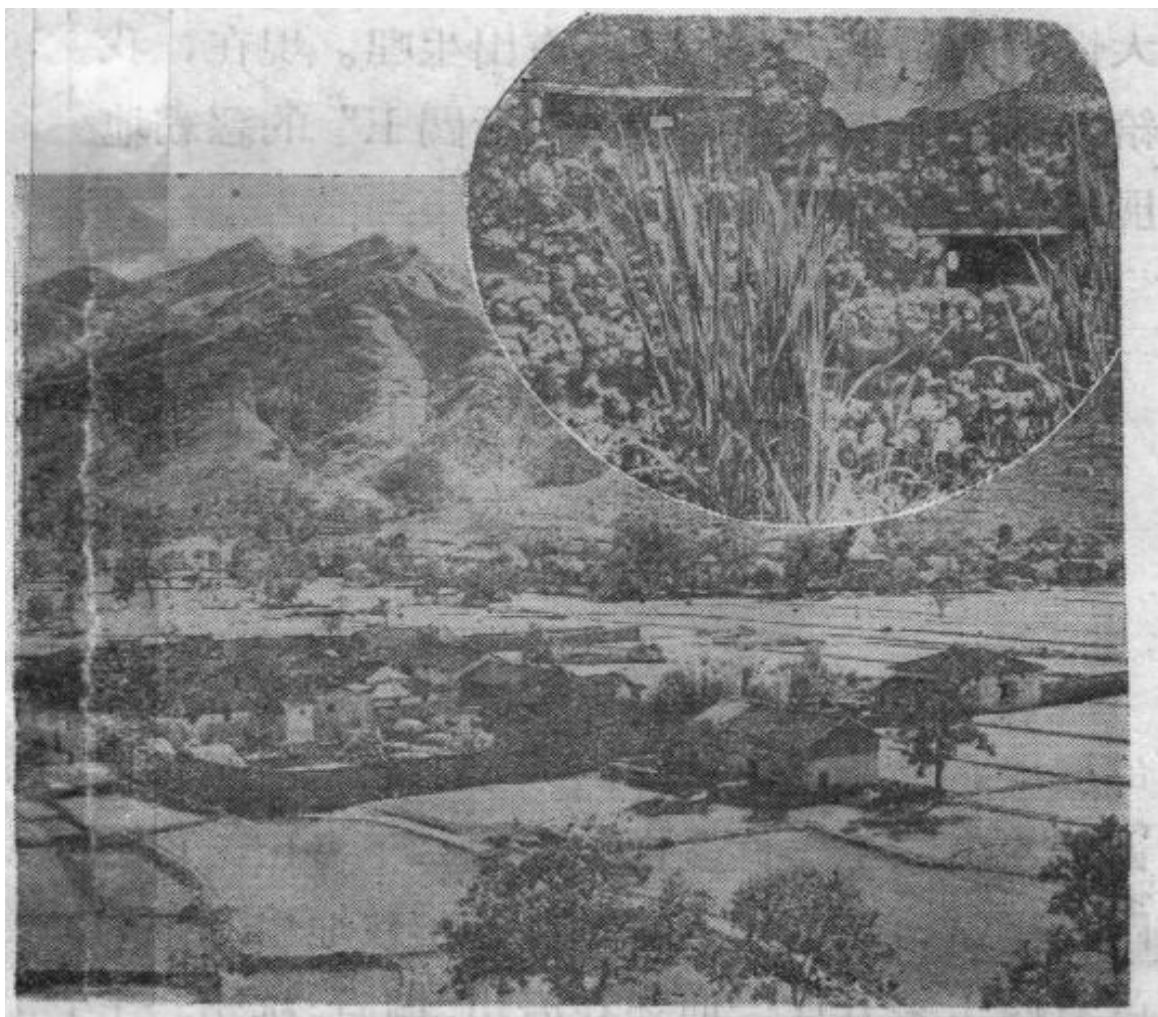
年輕的同志們，你們可知道什么叫地主階級，什么叫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嗎？在萬惡的舊社會，地主階級又是怎樣壓迫和剝削農民的呢？對這一些，你們可能知道得不多，有的甚至還什麼也不知道。這並不奇怪，因為在解放前，你們有的還是不大懂事的孩子，有的還沒有出生哩。現在，我就來給你們講一個被農民稱作“活閻王”的惡霸地主邵展成的罪惡史吧：

一門三代“吸血蟲”

一戶發家千戶窮

在臨安縣潛川地區，解放前，有個惡霸地主叫邵展成，是原于潛縣“四大家”之一。當時，他霸占着水田二千一百多亩，山地二千多亩，自稱“出門三里路，不踏別人地”。每年僅地租剝削的糧食就有四十來萬斤。他還在潛川、桐廬、杭州、上海等地開有商行，進行種種商業剝削。同時，他又身兼

国民党于潛县党部执行委员、伪陆军二十八军高级参谋、军统特务毛森的参谋等要职，建有自己的反动武装——“保卫团”，私立公堂、刑房，独霸一方，横行乡里。真是手揽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大权的“土皇帝”。在他霸持的陈家村，房屋几乎全部是他的，方圆占地有三十多亩，四周筑起了一丈五尺高、二尺四寸厚的围墙，一排排炮眼、枪眼，獠视着四方。当时，天一黑，那里就大门紧闭，没有



这是当年“活阎王”霸占的陈家村全景。右上角是现在还残留着的围墙上的枪眼。

人影了。只有地主的狞笑，狼狗的狂嚎和受难者的惨叫声，时时从阴森森的围牆里传出来。因此，解放前潛川人民把邵展成称为“活閻王”，把他手下的“保卫团”称为“催命判官”、“勾魂恶鬼”，把他們霸持着的陈家村称为“阴司地獄”。

那末，“活閻王”邵展成到底是怎样剝削起家，成为当地有財有勢的恶霸地主的呢？原来他的祖父“老閻王”邵开富，从舟山撑筏来的时候，也还是一无所有的；可是他和其他筏工不一样，虽然生来一副人相，长的却是一颗兽心，有一套欺詐穷人，奉承豪紳的手段。因此被当地的一个士紳“王秀才”所賞識，把独养女嫁给了他，从而一跃成为“士紳”的女婿。“王秀才”一死，“老閻王”邵开富就稳稳当当地继承了这份“絕戶家私”。接着，他又在“太平天国”农民革命时，逃亡在外的陈家大地主的水塘里，捞了一大笔地主埋下的“不义之財”。于是，“老閻王”邵开富就继承了地主階級的剝削手段，开始向农民进行残酷的剝削和掠夺，他的家財也就越来越大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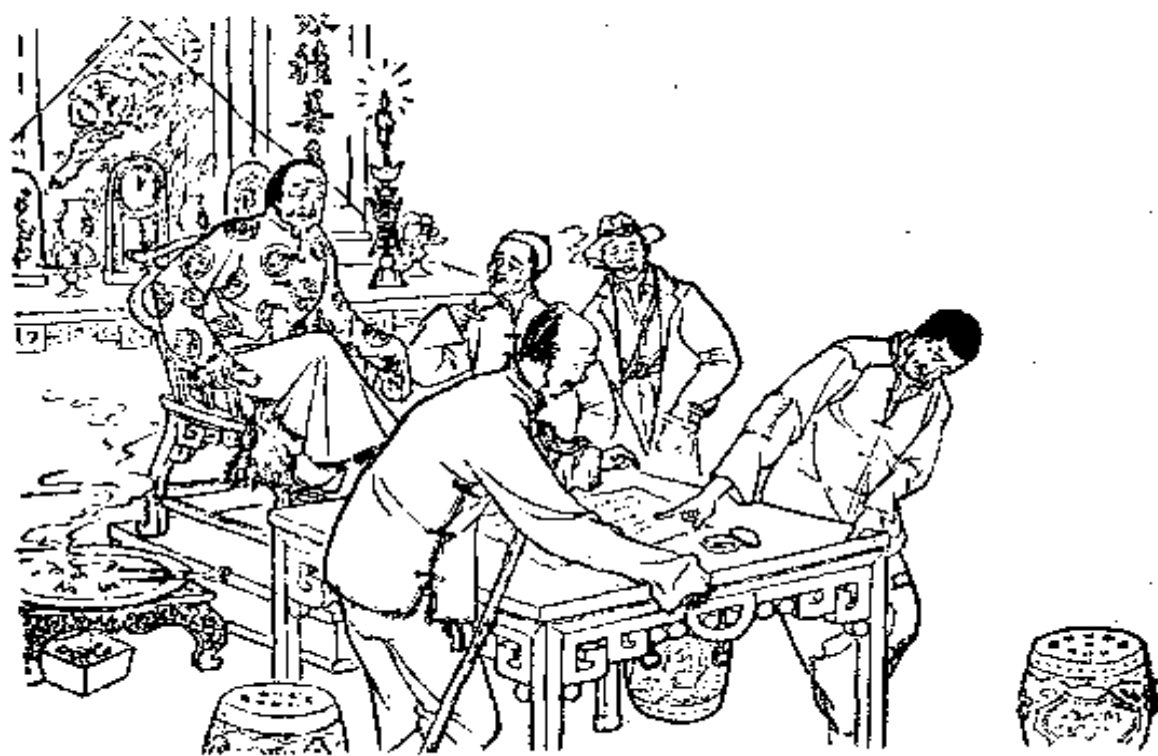
要知道，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，一户地主发家，是建筑在多少戶农民破产的基础上啊！

上沃村农民陈阿余，原是和邵开富一起从舟山

来的，可是，当邵开富成为地主后，他就“狗眼看人低”了。一次，陈阿余为次子娶媳妇，再三求情，向“老閻王”借了三十元錢作聘金，由于手头紧，一直还不出。“老閻王”也一直拖着不催。直到六年后的除夕，陈阿余一家正在团聚时，邵家的狗腿子就象凶煞神似的冲进了門，說：“邵太爷叫你去！”陈阿余說：“今夜过年，要去也要明天啦！”狗腿子却气势凶凶地說：“識相点，今夜不去会給你好看的！”陈阿余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，来到“活閻王”家。只見他家門庭若市，灯烛輝煌，佃戶債戶穿梭一样，来送礼續租、付息轉帳。当时，劳动人民把除夕叫作“年关”，就在这个“年关”，有多少人象陈阿余那样，准备着迎受卖儿鬻女、傾家蕩产的悲惨命运。陈阿余走进厅堂，只見明晃晃的烛光下，“老閻王”邵开富高高坐着，阴沉着脸，冷冷地說：“阿余，媳妇也討啦，孙子也抱啦，欠我的錢怎么讲啊？”阿余說：“今年是还不出啦，明年一定想办法还你！”“老閻王”厉声說：“看你嘴硬，你知道連本帶利，已欠我多少？五百元啦！”阿余一惊，但还是倔强地說：“五百元也要还！”“老閻王”連連冷笑說：“不要再硬啦，还是把你那三間两弄樓房抵給我吧！”阿余

不肯。狠心的地主見軟的不行，就來硬的，說：

“不拿房子抵，當夜還現錢，否則不准回家，立即送官法辦！”這樣，一直相持到半夜，在“老闆王”和他的兒子躑脚瑞庭的脅逼下，阿余只得忍痛地伸出發抖的手，在地主寫好的文契上蓋了指印。但更毒辣的是“老闆王”知道阿余是個硬漢子，還想留根小辮子抓抓，說房子只能抵四百元，還有一百元，“太爺”發善心，你暫時不還算了；但要遵守兩條：一、不准在外大喊債已抵清；二、以後到子孫手里發了家還是要還的。這時，阿余也只得由他說過算數，只要求房子能租給他住，最後講定暫住



在“老闆王”和他的兒子躑脚瑞庭的脅逼下，阿余只得忍痛地伸出發抖的手，在地主寫好的文契上蓋了指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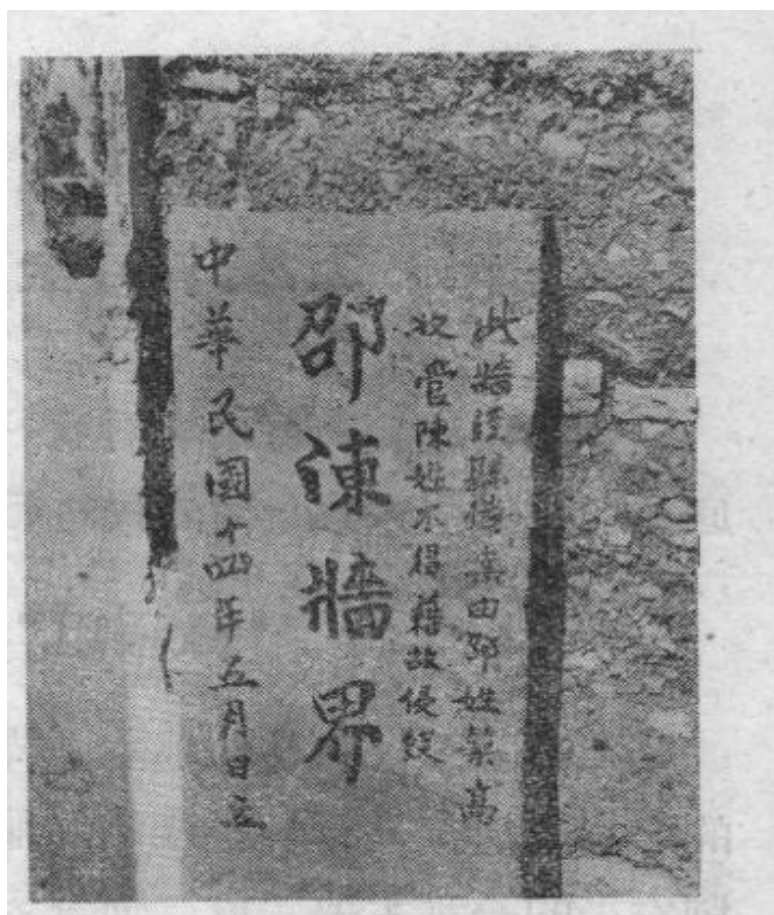
到八月份出屋。可是“老閻王”早就打算用这屋开店，今天到了手，哪肯再出租；所以，到二月初，趁阿余外出时，“老閻王”就派了大批打手，把陈家的东西全部扔出，开张营业了。阿余回来，见家门面目全非，顿时昏了过去，不久，终于忧郁过度，含冤而死。妻儿为了办丧事，又不得不把仅有的七亩活命田，卖给了“活閻王”家，几个儿子也都被迫进他家做了雇工。

农民陈阿余的破产，仅仅是“活閻王”剥削发家过程中，千百户农民遭受家破人亡的一个例子。

现在，我们走进陈家村，还可看到当年“活閻王”的围墙里，封的一道道大门，开的一条条狭弄，一幢幢坐北朝南、坐东朝西或坐西朝东的杂乱不一的房屋，这就是当年“活閻王”兼并别人财产的痕迹。如果你问一问当地的老年人，那他还会告诉你：“活閻王”用大厅改的“后院寢室”，是霸占陈阿孝家的；“活閻王”用六间两厢走马楼改的谷仓，是并吞洪阿通家的。在拆倒的围墙边，还倒着一块墙界石，上面刻着：“此墙经县备案，由邵姓筑高收管，陈姓不得借故侵毁。”这就是当年“活閻王”霸占陈家全村后，为他的“土皇城”筑围墙，强夺陈家一个孤老太婆住的房屋的铁证；也

是陈家村一步步变为邵家“閻王殿”的铁证：

“活閻王”通过层层盘剥，强占巧夺，而发家致富。在1934年夏，潜川地区两个月没下雨，田稻颗粒无收，大批农户破产，“活閻王”更是趁火打劫，大量买田，一跃而变为潜川最大的地主。



这是“活閻王”依仗官势、兼并陈家村为邵家“閻王殿”的铁证：

层层剝削比网密 万家辛劳全落空

現在，讓我們再来看看这一門三代吸血虫，到底是通过哪些方式，对农民进行种种残酷剝削的。

“鉄板租”

“活閻王”和其他地主一样，用剝削和霸占来的大片土地，进行种种残酷的地租剝削。这是他剝削农民的一种主要手段。他家大部分采取不受荒歉影响的“定租制”，就是佃戶們称的“鉄板租”。这种租，在租契上都事先写明“不管水旱虫风各种灾害，固定租額，不得少交”。一般每亩田每年要交租谷一百八十到二百二十斤。按当时正常年景，水稻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，这样，地租就占去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。如遇荒歉，农民还要借谷交租。現在陈沈生产大队的监察主任、共产党员陈启根，解放前曾向“活閻王”租了三亩田，定租每亩二百二十斤，共六百六十斤。有一年，由于歉收，他向“活閻王”求情減租，“活閻王”不但不肯

減，反而凶狠地說：“你種不來田，還是不耍租吧！”後來竟狠毒地把田都抽回去了，逼得陳啟根長期流浪在外。七坑村農民黃瑞利，租了“活閻王”八畝田，每年定租谷一千六百斤。1941年大旱，黃瑞利為了多收幾顆谷，就日夜車水抗旱，真是車



“一千五百斤一顆不准少！”當年不少農民就是這樣過着“租谷一挑稻桶空”的悲慘生活。

得脚底紅腫人脫力。那知到收割那天，“活閻王”竟帶了一幫狗腿子來了，在田塍上監督着實割實稱，八畝田总共只收了一千五百斤谷。黃瑞利正想上去求“活閻王”減几顆下來，好做來年的種子。誰知狡猾的地主却先開腔了：“我邵老板原諒你第一年種田，不足的一百斤就算了；可是一千五百斤一顆不准少！”不容分辯就回頭走了。黃瑞利起早摸黑地淌了一年汗，却連新米飯的香氣都聞不到一絲；盼來年的春花吧，可是到春花收割時，凶狠的狗腿子又突然涌到了田頭，說：“去年欠下老板一百斤租谷，趕快交來！”黃瑞利一家又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他們挑去一百斤菜子，事實上這要抵上二百斤稻谷啊！因此，當時佃戶曾用這樣的歌謠，控訴了“活閻王”的“鐵板租”：

烈日當空象火傘，
全家車水苦抗旱；
汗珠如雨灌田畝，
收成還不到一半；
可惡地主“鐵算盤”，
地租顆粒不能減；
租谷一挑稻桶空，
牛耕米還要借來還；

除这以外，“活閻王”家还有一种更厉害的地租剥削：“預租”和“押租”。这就是，在租种他家的田以前，都要預交一笔租谷，或預付一笔押金。西乐堰农民刘久星，租了七亩田，就要預交十八元銀洋做押金，折谷八百多斤，作为荒歉抵租之用。因此，即使农民顆粒无收，地主还可篤定剥削。

在“活閻王”各种各样的地租剥削中，还有虛加亩分，层层克扣，和一整套剥削工具，如：六叶风車、大斗大秤等。虛加亩分，佃戶又叫作“空头租”。西乐堰农民黄江根，租了“活閻王”十四亩田，在1922年被山洪冲掉約二亩半，但仍按十四亩交租，一直交到解放为



这是“活閻王”特制的六叶风車。

止。农民毛可法，向“活閻王”租了七亩田，竟要交十亩田租。每年秋收交租时，地主家先要用“六叶风車”用力擗过，然后，地主过来，伸手插进谷



“不行，是潮谷，再打个九五折！”几个折扣一打，再用大斗一量，农民剩下的就只够付牛耕米和种子谷了。

籬，抓起一把一看，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是花谷，要打个九五折！”再把谷放在茶杯盖那么大的手磨里一碾，把碾出的米放进嘴里一咬，又摇摇头说：

“不行，是潮谷，再打个九五折！”几个折扣一打，再用大斗一量，农民剩下的就只够付牛耕米和种子谷了。只有盼望再种一季春花，但也不一定能拿得到手。农民刘阿尚，在租田里种了四亩麦，眼看即将成熟，“活阎王”却派狗腿来抽田了。此外，向“活阎王”租田租山的，还要送礼、帮工。逢年逢节，要送羊送鸡；据说，那时“活阎王”家平均每天总要收到三、四十只鸡。佃户们给他白做的工，更是难以计算。如果被叫到出工，那即使天

落“鉄”，也得去，否則就会遭到抽田，甚至更大的迫害。佃戶徐根土，有一次因为自己家里生活忙，沒有去“帮工”，被“活閻王”知道后，把他抓到麻車埠乡公所，坐了两天班房，罰了两块白洋才了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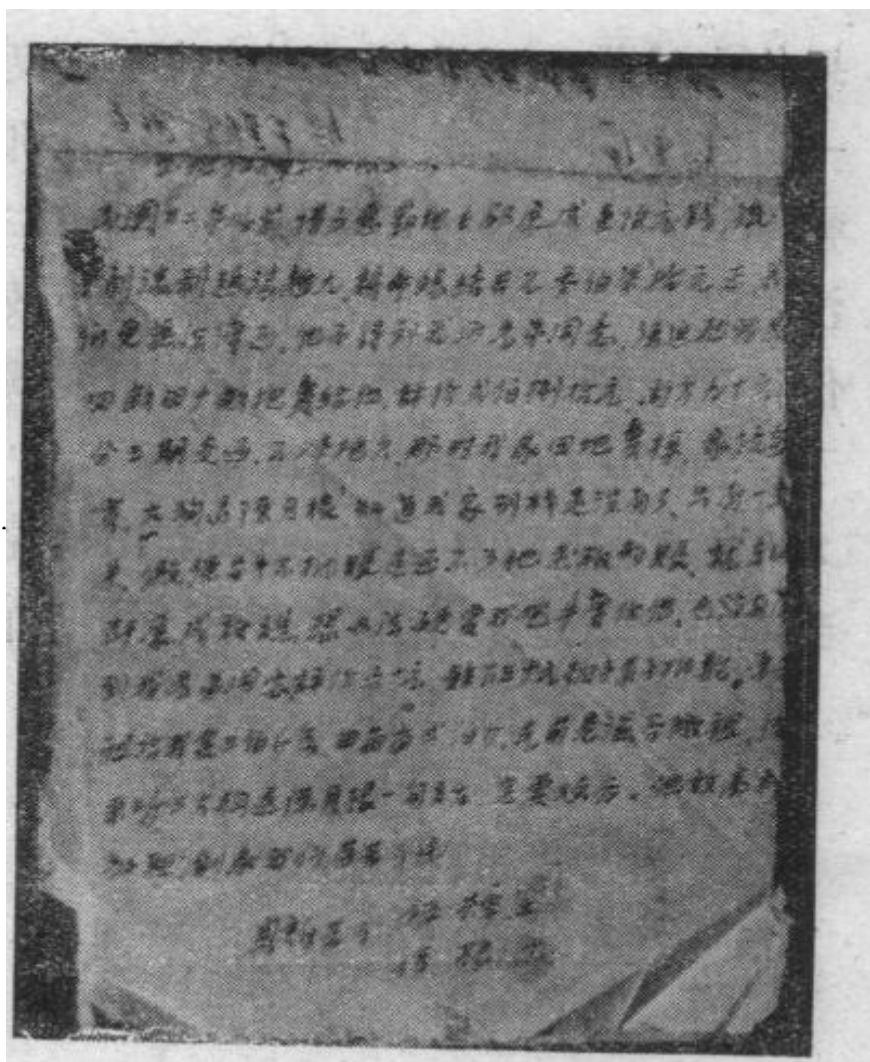
“閻王債”

残酷的高利貸，也是“活閻王”家盘剥兼并农民土地、财产的重要手段。邵展成的父亲蹺脚瑞庭，在高利剝削上更是有名的“鉄算盘”。他把誰家缺几个月粮，什么时候开始断粮，全記在帳本上。到五荒六月，时机成熟时，他才开始出借粮食。但是，借給誰还要选择对象，如果是一貧如洗的人家，那是絕對不会“照顾”到的。“鉄算盘”真是“嘴甜如蜜糖，心毒如砒霜”。他經常对向他借債的人說：“我邵老爷照顾你家的暂时困难，借你……”可是，当你吃了他的“甜餅”，上了他的圈套，真的向他借时，他就先要你拿田契房照去押。你的田产該值一百元，他就借你五十元，讲好第二年还錢贖契，叫做“死头活尾”。意思是产权已捏在他的手里，只給你留下一綫贖还的希望；如果你第二年还不出，那就“洋不起利，田不交租”，这

是他实行霸占的又一步，无形中你的田产已是他的，只是暂不向你收租罢了；到第三年再还不出，那末就要“交契管业”，田地房产就完全变成姓邵的了。如果你再要耕种、居住，那就得向他家交納重租。“铁算盘”看中了上沃村农民伍樟土的田产，他就趁樟土家有困难，一蹶一蹶地走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嘿嘿，嘿嘿，困难大家都是有的，要用，就借几块吧。”可是当你真向他借时，他又卖起关节来：“现在大家都困难，银根紧，哪有錢出借！”等你急得两回三趟地往他家跑时，他才狡猾地摸摸八字胡子，说：“如果你真急用，那就掉个头吧！不过得弄点东西抵押抵押。”伍樟土没法，只得拿了自家四亩田、十亩地的契紙去抵押，总算借了一百元錢。但这一来，也就落进了他的“死头活尾”的圈套了。“铁算盘”拿到了田契，嘴里虽然在假惺惺地说：“那么，我就暂且代管代管，你按期还錢，我立即还契，决不失信，决不失信！”可是，誰知道他心里又在想什么鬼計呢？說实話，你要么就不去向他借錢，借了，那就休想逃出他那“死头活尾”的圈套。伍樟土借的一百元錢，到了第三年，不知怎么一来，被“铁算盘”的篤一算，連本帶利滾到了三百七十元。伍樟土在

“鉄算盘”的强催硬逼下，不得不忍痛把全家赖以活命的四亩田、十亩地抵给他。可是，“鉄算盘”一响，只能抵二百八十元，尙欠九十元，商定分三期还清。但狡猾的“鉄算盘”，见樟土愈来愈穷，怕以后捞不到手，不等到期，就把樟土家仅有的一条耕牛牵了去，按他的算盘，这条牛只抵得六十元，剩下的三十元，打了树上的柏子，割了田里的菜子，才算还清。请看，这多么凶狠！

到了“活閻王”邵展成开了油坊以后，他又狠毒地采用谷折菜子，菜子折谷的办法，来盘剥农民。如



农民伍樟土被“活閻王”家的高利贷害得倾家荡产。这是他在土地改革时写的诉苦书之一。

果你向他借一百斤谷，到秋收不出两个月，就得还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斤，还不出，那就要轉期了，轉期时，一斤谷折一斤菜子；到第二年春天，如果没有菜子，再要轉期，菜子又要折成谷。因为菜子价格要比稻谷高，再折回去，就变成二、三百斤谷了。这样，农民背的債好象“滾雪球”一样，越滾越大，越背越重。最后，不得不卖田卖屋，傾家蕩产，甚至連自己也进了“活閻王”家，給他作牛馬。真是：

“閻王債”，象把刀，
杀人不見血道道；
借了一担还两担，
沒有“情面”借不到；
层层盘剝“滾雪球”，
利上滾利还不了；
卖田卖地卖房产，
再卖自己命一条！

长 工 苦

“活閻王”家除了用地租、高利貸等方式进行剝削外，还通过雇长工的方式，来榨取农民的血汗。他家常年雇有长工二十六人，专门为他种田管山、放牛喂猪、看馬养狗……。在“活閻王”家做

长工，簡直象国民党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，天不亮，就赶你起床吃饭，下田出工；天黑收工，他怕你晚上“闲逛”，会消耗第二天劳动的精力，就把你关进阴森森的下房。现在上沃生产大队副大队长、共产党员、劳动模范陈邦水，当年由于父亲陈阿余借了“活阎王”的高利贷，弄得倾家荡产，二十二岁那年，就被迫进了“活阎王”家当长工，忍受农奴般的生活。每天，天不亮起床，早饭前，就要和另一个长工挑十二担满箩的谷，和两只七石缸的水，才能吃早饭。急急忙忙吃罢饭，太阳还刚露脸，气也来不及喘，又得出工了。这样一天下来，到了晚上，你总以为可以乘乘凉，吸口烟，吐吐闷气了，可是晚饭刚落肚，地主的狗腿子就又吆喝着把你赶进了漆黑潮闷的下房。

长工們这样一年又一年地为他流血流汗，又能得到多少工钱呢？还是空手一双，借债过日子。因为“活阎王”家的剥削，是把地租、高利、雇工交織成一张网的。你欠了地租，就转为高利，你欠了利息，就扣你工钱。你想，这样东转西扣，还有什么工钱呢？有时即使没有地方好扣，他也可以不付给你，并不要什么理由。上沃村农民吴太安的儿子给“活阎王”看牛，讲定每年工钱十二元；后来他

自己又給“活閻王”种菜，讲定每月工錢两元。到十二月謝年算帳时，吳太安做了七个半月，共十五元，加上儿子的看牛工錢，共二十七元，可是“活閻王”只付了六元，还有二十一元，以后去向“活閻王”討时，“活閻王”却皺皺眉，揮揮手說：



“你还要多少，罗里罗苏，还不給我滾回去！”

“你还要多少，罗里罗苏，还不给我滚回去！”老实的吴老汉哪敢再讲，只得忍气吞声地离开了邵家。

在旧社会里，给地主当长工啊，真如歌谣“长工苦”中所叹的：

长工进了“閻王殿”，
做牛做馬苦黃連；
出工太阳沒起山，
歇工星星已眨眼；
年初一忙到年三十，
能有几个血汗錢？
东抵西扣加无賴，
弄得长工欠債来过年！

“活閻王”家还有一部分长工，是因为避壮丁，到他家来做苦工，吃苦飯的。对这些长工，他根本不付工錢。如果誰想跳出“活閻王”家这个苦海，那末，初一出門，保證你初二就来抽壮丁了。

到了“活閻王”邵展成当家时，他的魔爪就更进一步伸向城鎮，通过商业来盘剝农民。他在西乐堰开了油坊、商店，凡是佃戶的土产，都要低价卖到他那里去；佃戶們的竹木，就得卖到他設在桐

庐、杭州的木行里去，受着“活閻王”的“杀价”和“水銀秤”的剝削。上沃村农民陈邦海，有二十多担柏子，已和一个义烏客商商定十三元錢一担卖給他，可是被“活閻王”知道后，立即派狗腿子来，硬以八元錢一担强买去了。陈邦海只好哑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。如果你欠了他的租或者高利，他就把貨物拿去抵租抵利，休想拿到一个錢。

“活閻王”残酷、沉重的經濟剝削，好象一张无形的严密的大网，紧紧地罩在潛川农民的头上，当时，誰也难以摆脱他这张“剝削网”。真是：

“活閻王”剝削一道道，
三日三夜也訴不了——
地租重来利息高，
“帮工”不到坐监牢，
商业关卡更难逃，
好象鉄絲网当头罩……
那怕老鹰飞得高，
飞过也要拔根毛！

仗勢杀人“活閻王”

无辜农民遭災殃

“活閻王”邵展成为了保护和扩大他的經濟剝削，鎮压农民的反抗，积极夺取政治勢力。1924年，他在伪浙江省法政学堂讀書时，投靠了反动政府的官僚权貴，加入了国民党。1927年毕业后，他做了几个月伪鄞县地方法院書記官，就回于潛县，在国民党县党部里做了党务指导員。蔣介石实行“清党”时，邵展成的双手也沾滿了革命烈士的鮮血。由于他“清党”卖力，不久就被提任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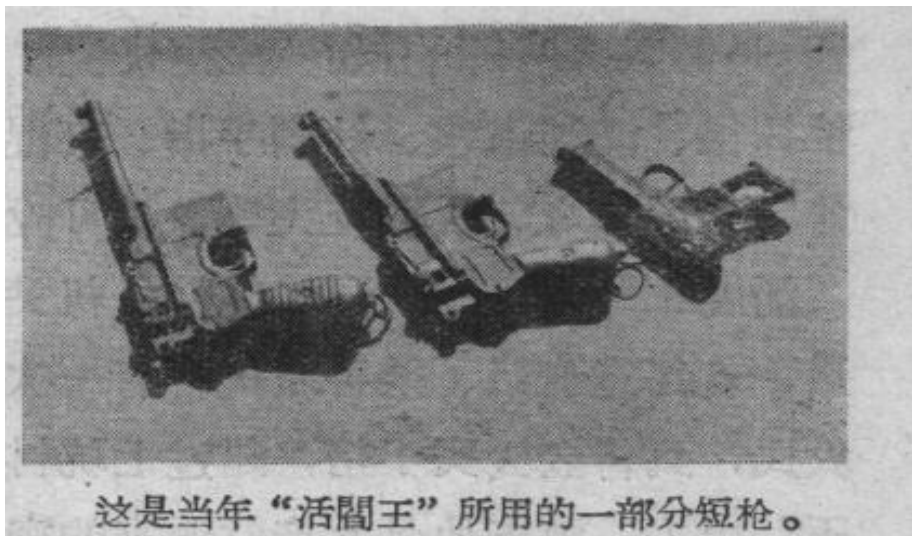
1938年，正当日寇侵凌，百姓生命涂炭的时候，国民党匪軍，不但不开赴前綫抗日救国，反而逃到偏僻的山区——潛川来魚肉人民。而“活閻王”邵展成就趁机和伪174师一个姓王的师长勾結起来，成立了反动地主武装——“保卫团”，用来鎮压当地的革命力量和劳动人民的反抗，巩固他們的反动統治。1942年，“活閻王”又拜伪二十八軍軍长陶广为干爹，并依仗这位干爹的勢力，当上了



“活閻王”为了孝敬“干爹”，利用过年时节，勒令每村交肥猪一头，年糕三百斤，供他作为“干儿子的贺礼”。

伪二十八军少将高级参谋。他为了孝敬这位干爹，就利用过年时节，勒令每村交肥猪一头，年糕三百

斤，供他作为“干儿子的贺礼”。这十多头肥猪和几千斤年糕，使“活阎王”得



到了更多的枪械，进一步武装了他的爪牙。这时，他有机枪四挺，短枪十一支，长枪五十支，手榴弹二十箱，自制的“过山龙”铁炮一门；还养了三匹洋马、八条狼狗。这就使得邵展成那副满脸胡子的“阎王”嘴脸更加杀气腾腾。他戴着眼镜，腰挂手枪，手握刺刀手杖，身骑高头大马，由狐群狗党簇拥着，到处行凶作恶。有一次，东乐堰有个农民林顺喜正在割麦，直起腰来想歇口气，就被路过的“活阎王”带的“保卫团”，当作土匪，一枪打穿腹部，肠子流出，死于非命。“活阎王”却带着“保卫团”，连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。

当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的特务部队驻在潜川乐平时，“活阎王”邵展成又投靠在毛森门下，做了参谋。从此，他就继承了美蒋特务的衣钵，私立公堂，把庄前的小神庙作为刑房，所设刑

罰，是够駭人听聞的，如：坐老虎凳、老鷹扑鸡、獼猴捧桃、灌辣椒水、針刺手指、夹棍拶手、跪鉄火盆、火鏈纏身、狼狗咬头等，真可說是应有尽有。

“活閻王”为了配合国民党特务机关鎮压革命力量，就任意刑訊、杀害农民。有一次，分水县一个农民，到新登去买小猪，錯過七坑村，就被“活閻王”捉去，誣指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密探，亲自进行刑訊，結果把那个无辜农民拷打得重伤而死。可怜他家里是如何肝腸寸断地盼望着这再也回不来的亲人啊！里伍村的农民孙秀旺、孙秀云兄弟，在深山



解放后，群众紛紛检举“活閻王”无辜杀害农民、施用酷刑的滔天罪行，这是检举材料的一部分。

冷場种六谷，突然祸从天降，被“活閻王”誣为“土匪”捉去，用冷水、烧酒灌鼻子，严刑逼供；最后，又把孙秀旺送到伪于潛县政府，关入监狱。后因病危，找保放回，但不久也就不治而死了。

据当地群众检举，那时受过他的酷刑的，有一百四十多人；被他活活打死，有名有姓的就有十二人之多。就在1949年解放前夕，“活閻王”还誘杀了我革命干部章大毛等同志。而那些无名无姓，受“活閻王”酷刑致死和被他枪杀的就更多了。

“活閻王”不仅用自己的“保卫团”“公堂”和“刑房”等工具，来实行经济霸占；而且还通过他所操纵的潛川整个伪基层政权中的乡、保长等亲信爪牙，进行更广泛的掠夺。农民俞阿才，一家四口人，辛辛苦苦地刚把两亩桑园培植好，却被“活閻王”看中了，就指使保甲长，把俞阿才的正在生病的大儿子占銀抓去当兵，死在外面。接着，又抓走了他仅有的还未及龄的小儿柄根。当他逃回来时，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不久就死了。俞阿才也因悲痛过度而死。丢下了孤苦伶仃的妻子，“活閻王”就慫恿“保卫团”的一个班长，在深更半夜闖进门去，持枪威胁，进行污辱，并强行把她带走。这一来，两亩桑园就落入了“活閻王”的手掌。

在旧社会里，地主阶级为什么可以这样任意压榨农民，折磨农民，残害农民的肉体和生命呢？一句话，因为他们掌握了刀把子和印把子，在他们的后面有着反动政府作靠山，反动政权、军队、法庭、监狱等等这些统治人民的工具，都是为维护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。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人吃人的旧社会里，有多少“活阎王”式的恶霸地主，在反动政府的支持下，对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迫害：

地主荒淫丑事多

农民辛酸泪成河

在旧社会，广大劳动人民的遭遇是饥寒交迫、妻离子散、颠沛流离、家破人亡；而地主阶级却靠着他们剥削来的大量钱财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

从吃这方面说，“活阎王”家吃饭的米是有等级的，要分三道筛：头道筛是供地主家的太太、少爷、小姐们吃的；二道筛是出售米和工资米；三道筛是狗米。在头等米中，还有一种特等的精白米，而且每餐专用一只景德镇细瓷碗放在饭锅里另外蒸的，这是“活阎王”邵展成自己吃的。更荒淫的是

“活阎王”经常举办聳人听闻的酒宴。这里只讲一讲“活阎王”为那个姓王的伪师长举办的酒宴吧：那次酒宴拼起三张大菜桌，从第一天早晨吃到第二天鸡叫。鸡鸭鱼肉已不在话下，除了熊掌、海参外，还有很多荒唐透顶的菜。姑且举他两样来说：一样是“炸金丸”。他叫长工们到河滩里去挑选一些栗子大小的小卵石，用油炸得金黄，再放进鸡汁里一渍，光吮鲜味。还有一样是“沸银球”。他叫

廚工把鸡蛋去了蛋黄，用蛋清打出一个个大泡，小心地舀起放进滾油里一沸，吃时只要一吸气，就吞下去了。酒至半酣，“活閻王”的狗腿“催命判官”王伯勋的老婆，又打扮得妖艳惑众地入了席，使酒宴更是烏烟瘴气了，……等到散席后，整个大厅狼藉得簡直比狗打过架还要厉害。

不劳而食的剝削階級，既讲究吃，还讲究睏。



这是“千工床”的第三进。

“活閻王”邵展成还专门为他的宠妃——第三个小老婆做了一张“千工床”，这张床共有三进，头进可摆一张八仙桌，专供叉麻将、推牌九等玩乐之用；二进是浴室；三进才是眠床，两侧还有茶几、马箱。床全部用红漆鍍金，四周雕满了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。每逢严冬腊月大雪纷飞时，广大农民挨饿受冻，倒毙路旁；“活閻王”邵展成却穿着皮袄，生着火炉，还嫌炭火气息不好，把一颗颗黑枣投入火炉，嗅着甜香。

“活閻王”邵展成养了八只狗，就专门雇有长工为它们烧饭，每天要吃十多斤米；至于“活閻王”另眼看待的那只咬人的大狼狗，更是非肉不食的。而佃户们在他的重租剥削下，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。现在上沃生产大队妇女主任、共产党员陆彩珍，过去租种“活閻王”几亩田，有一年交租谷时，因丈夫生病，托一个佃户代挑，淳朴的农民没有注意地主是否上帐。以后地主硬说没有交过，租上加利，把陆彩珍儿子给地主放牛的一年工钱谷四百斤全部扣去，弄得家里无米过年。她到“活閻王”家去买米，堂上明明有大堆的白米，但地主老婆却不卖，瞪着三角眼说：“要买就买几斤狗米去吧！”买回一看，都是稗草、薯糠、砂子。当时劳

动农民的生活，真还不如“活閻王”家的狗啊！

要逢到“紅白”喜事，“活閻王”邵展成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富，更是揮金如土。这里我們只要举出两件事，就可見其一斑了。

一件是“活閻王”嫁女儿。那时，他勒令几千佃戶“送礼”，趁机搜括，把从农民身上剝削去的血汗錢，大肆揮霍，搞什么“金桌面”“百床被”等嫁妆。所謂金桌面，就是：金碗八只、金筷八双、金酒杯八只、金調羹八只、金碟子八只、金叉子八把、金刀子八把、金酒壶两把、金面盆一只。棉被中光是鴨絨被就有八条，絲棉被有十余条。还从諸暨特地打来了一条席子，花去好几百工。据說所有嫁妆的价值，要超过当时潛川四年的粮食总产量。当天目溪上开不尽地主女儿的嫁妆船时，天目溪里却流不尽广大农民的辛酸泪啊！再看当年农民結婚吧，西乐堰农家姑娘王关凤出嫁时，就只有一条破棉絮，連一条不象样的褲子还是借来的。“新房”是破牛棚，擱了几块鋪板当床以后，連屁股都旋不轉，天一下雨，外面大雨，里面小雨。看，这是个多么鮮明的对比！

另一件是“活閻王”为他祖父“老閻王”造坟和祖母“老閻婆”出丧。他强迫佃戶“帮工”，大

兴土木，出奇的在“老閻王”的坟上，大搞什么石刻青獅、白象、亭台、时钟。据说，后来他嫌坟前祭台的水磨青石板不够光滑，又用一百二十元銀元，把石板磨得精光閃亮，象鍍了一层銀。他祖母“老閻婆”出丧那次，他又强迫佃戶一千多人送丧，在老虎滩开祭，不管白发老翁和吃奶嬰孩，全都要做“活閻王”家的“孝子”，跪在路边，足有三里多长；造他父亲蹺脚瑞庭的坟时，更是鋪张，雇了十多个石匠、三十多个砖匠，做了半年多时间。还有二千多工的粗工活，全部是强迫佃戶做的。为了在坟前用小卵石拼砌一个花坛，又强迫佃戶的小孩，到溪里去拾小卵石。拾时每人拿一只半寸口径的小竹管，要通得过竹管的卵石才符合规格。……

現在，我們再看看当年农民死后的情形又是怎样呢。佃戶黃江根死了娘，在山上挖了个坟坑，停棺待葬。那时佃戶做丧时，还要先請东家，黃江根只得办了桌素酒，去請“活閻王”。“活閻王”派他的堂弟邵阿成，拄着手杖，大搖大摆地来了。一进门，他就用手杖敲得那薄板棺材嘭嘭响，厉声問：“葬在哪里？”“陈家壠山上。”“好大胆！这是邵家坟山，你們穷鬼有什么福气葬，破了风水你赔得起，不行！不行！”不容分辯，回头就走。黃



“邵家坟山，你们穷鬼有什么福气葬，不行，不行！”在旧社会，劳动农民真是“生无饱肚之粮，死无葬身之地”！

江根急了，为了安葬娘，只得赶到“活阎王”家，低声下气的去求情。一进大门就跪下，爬进二门、三门，跪在“活阎王”的厢屋边，足足哭泣哀求了一个多钟头，可“活阎王”连理也不理。黄江根只得忍气吞声出来，他娘亲的棺材就此搁着，无处安葬。在旧社会，劳动农民真是“生无饱肚之粮，死

无葬身之地”：

为了供给“活阎王”家淫乐，有多少人为他流汗，又有多少人为他流血：上沃村农民张荣林，就为“活阎王”流过两次血：第一次是“活阎王”要造祖坟，从淳安茶园打了青石板来，叫张荣林等长工在天井里搭搭试试，看什么样式好。在搭时，“活阎王”还邀了一伙地主亲朋，坐在堂上，一边喝酒作乐，一边指手划脚。花样变了又变，换了再换，张荣林正在抬那块用银元磨光的青石祭台时，突然嘩啦一声，青石倒了下来，压碎了他左手的三只手指，当场昏厥过去。可是“活阎王”照样喝他们的酒，连看也不看一眼。第二次是“活阎王”造油坊要栋梁，差狗腿来叫正在削草的张荣林，去给“活阎王”砍棵大松树。“活阎王”为了不让树干损坏，却不顾人的生命危险，强迫张荣林爬到树梢上去吊大索。张荣林架了一部二十四挡的长梯，还只到松树的一半，剩下一半只得用两把柴刀札着爬上去。眼看快要攀到松了，突然眼一黑，手一软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人从离地七八丈高的地方摔了下来，昏过去两昼夜才苏醒。“活阎王”的心真不是肉做的，连医药钱也一毛不拔。张荣林不得不卖了两个儿子，请医治疗。整整一年以后，才能由

人搀着下床走动。
人虽救活了，但屁股骨只剩了半边，变成了残废，一家老少只得靠老伴一双手来维持。生活从此也就越发贫困，吃菜嚙糠是经常的，更谈不到穿衣了，张荣林的一条破裤子，就整整穿了三十年。……正如当地歌谣“閻王庄”所揭露的：



张荣林在解放前整整穿了三十年
的破裤子。

“閻王庄”，筑高墙，
狰狞的枪眼朝四方；
乌漆台门一道道，
朱红楼房一幢幢；
“閻王”吃的“炸金丸”，
“閻婆”睡的“千工床”……
推倒高墙揭开底，
农民的白骨堆成山！

牢記階級恨 不忘父兄仇

解放以前，在“活閻王”邵展成的血腥鎮壓和殘酷剝削下，勞動農民曾作過英勇的反抗和鬥爭。最突出的是東樂堰農民湯關明。這個剛強俠義的農民，為了替他那冤死的老表林順喜報仇，敢於舉起大彎刀，反抗“活閻王”，曾干出單身闖虎穴，借糧濟貧；土槍打狗腿，奪水抗旱等事跡，直到現在，還為當地老農民所歌頌。他雖然三次被捕入獄，一次還被判無期徒刑；有兩次都為經過的紅軍和新四軍救出。但由於湯關明等這種被壓迫農民的自發鬥爭，不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，終於被一次次地鎮壓下去，湯關明最後也被陰險毒辣的“活閻王”暗害了。湯關明等農民雖然倒下去了，但是他們的血，卻使更多的農民覺悟和團結起來，紛紛投奔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游擊隊，終於在1949年，配合解放大軍，解放了自己的家鄉。

解放以後，共產黨、毛主席領導勞動人民，打倒了地主階級，進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。可是，大家知道，一切剝削階級，都是不甘心自己



这是土地改革时群众检举“活阎王”罪恶活动的大批材料的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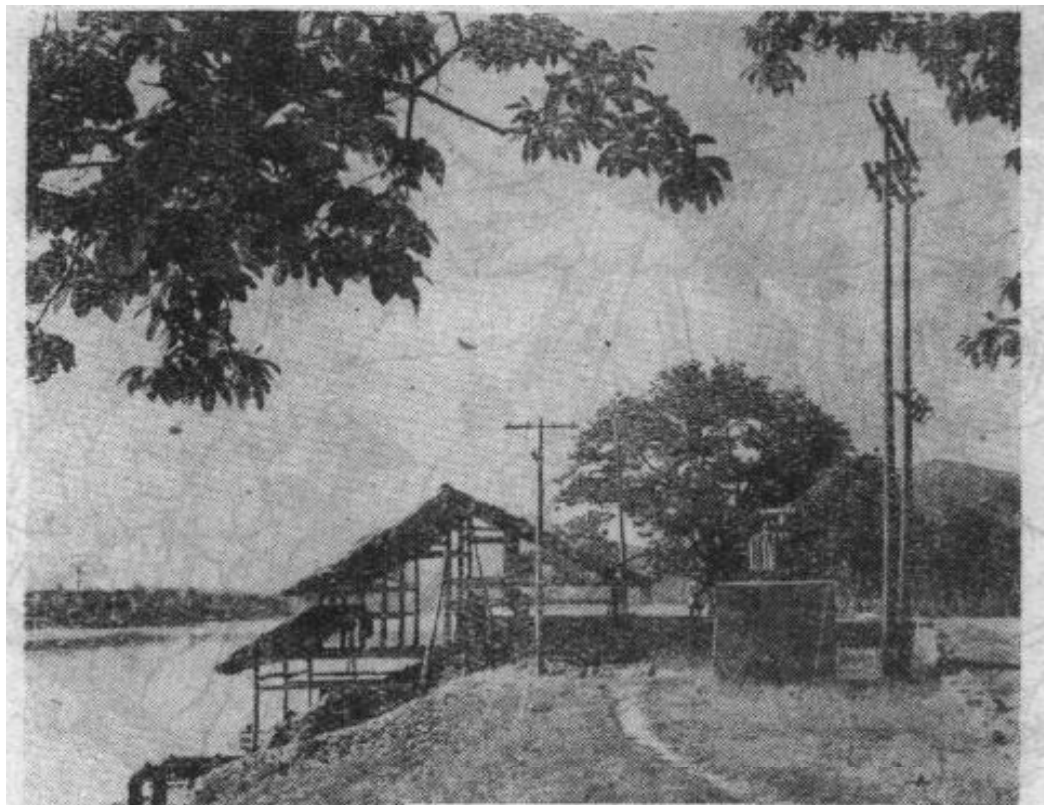
灭亡的。“活阎王”邵展成也还妄想垂死挣扎，继续与人民为敌。那时，他把“保卫团”的武器和大量粮食，供给反革命分子王子辉、张骏等匪徒，用来伏击我解放军战士和革命干部，又欠下了新的血债。“活阎王”本人则乘机逃往当时尚未解放的定海，以后又潜回上海，伪装小贩，阴谋破坏。但最后终于被我公安部门捕获，在1951年5月9日，解回潜川麻车埠公审。群众一听要公审“活阎王”，都翻山越岭，扶老携幼地赶来参加，控诉“活阎王”的滔天罪行。人民政府根据群众要求，依法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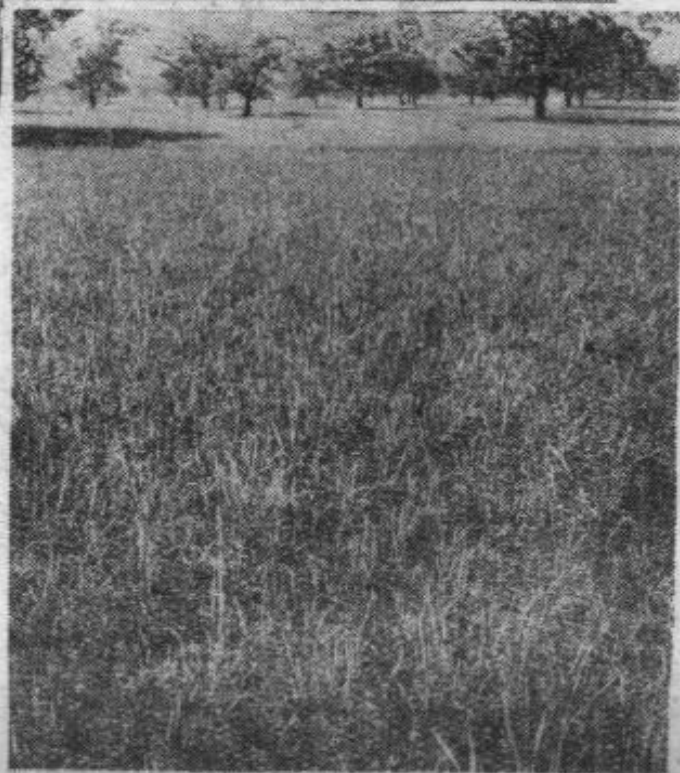
苦尽甜来。群众翻山越岭、扶老携幼地赶来参加公
审“活阎王”邵展成的大会。

毙了“活阎王”邵展成，为潜川人民报了几十年来的
血海深仇。

現在，我們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，有偉大的黨和偉大的領袖領導着我們，是多麼幸福啊！



看！當年為“活閻王”霸占的大片旱地，由於天目溪兩岸裝起了一個個電動機埠，已有一千多畝改成了水田。



看：在旧社会卖儿治病的张荣林，已从山东、湖南找回了自己的儿子，终于一家团聚了。由于有了人民公社，他这个残废人，也能够尽其所能，学会了很多手艺，成为全大队最好的制犁手。看：当年为“活阎王”霸占的大片旱地，由于天目溪两岸装起了一个个电动机埠，已使溪水倒流，听人使唤，把一千多亩旱地改成了水田。……

但是，我們千万不能忘記，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，美蔣匪帮还窃踞着我国的領土台灣，时刻妄想窜犯大陆沿海地区。国内被打倒的剝削階級，也是不会甘心死亡的：就在1963年清明前后，西乐堰生产大队有个社員，在原来“活阎王”邵展成住的油坊的柱子边，想挖个地窖貯藏草子，却挖出了一支手枪。这支白朗林手枪，在当地老农的眼里是多么熟悉啊！这就是当年“活阎王”揮舞着鎮压和屠杀农民的凶器！地主把它深深埋藏着，也埋藏着一颗阴谋复辟的毒心；直到現在，一些不甘心于灭亡的反动階級分子，还念念不忘他們过去的“好日子”，还保存着“变天帳”、“黑名單”，还不断地用自己反动的丑恶家史、家譜来教育子弟，千方百计地散播他們的毒素，妄想把历史的车輪倒过来。……这种种事实，都向我們



这是当年“活阎王”挥舞着镇压和屠杀农民的凶器——白朗林手枪。地主把它深深埋藏着，也埋藏着一颗阴谋复辟的毒心！

提醒：革命的人们呵，要时刻提高警惕！在我们面前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，如果你一放松警惕，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就会“借尸还魂”，企图复辟的。

年轻的同志们：我们的革命先辈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，才推翻了压在全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，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；我们应该牢记阶级恨，不忘血泪仇，不断提高阶级觉悟，接过革命的红旗，坚持革命到底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！